

許志湧

## 飛

這天一大早，我就被那可恨的鳥聲吵醒。翻來覆去還是睡不著，起來，飄浮的腳步帶引著我。

父母正在廳裡為那雞毛蒜皮的事吵架，神經病。廳裡一榻糊塗，散亂的報紙，不足的光線和那發出“格格”聲的電風扇，還有兩個病人。我儘量避開他們的狙擊，但失敗了。

“現在幾點了？才起床，你這沒用的東西……”

幸虧一個魚躍前滾翻避開了最致命的一擊，來到洗手間，關上門，喘著氣。這裡比較寧靜，卻也可怕，寧靜得使人害怕。望著鏡中的我，那密佈的鬚根在跟我道早安，牙縫還留著昨晚的菠菜渣，頭髮像一堆多年沒有人打理的亂草叢。突然，我發現鏡中的那個我正在跟我做鬼臉。

我忘了開燈，眼前漆黑一片，只聽見那壞了的水箱在漏水，“滴嗒，滴嗒……”。那條被父親換上花酒頭的毒蛇正盤桓在熱水爐附近。我趕緊洗了把臉，然後帶著那股留在我身上的大前門香煙味道溜出了家門。

幾個箭步來到電梯間，五號單位的梁先生匆忙地將拿著的東西往那黑色的袋子裡塞，為什麼？今天是星期日，一大早的電梯裡只有我們兩個。梁先生把那沉重的袋子拖進了電梯，袋子的夾縫流出了一些紅色的水，那是甚麼？為什麼他這麼慌張？

電梯的抽氣扇壞了，大家都出了一身汗，他

望著我笑，煞有介事的。

“梁太太和小寶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們還未睡醒。”梁先生吞了一口濃濃的口水，嘴唇抖得厲害，眼光閃爍不定。

當他舉手去抹快要滴下來的汗時，我發現了一些像頭髮似的毛從那袋子裡露了出來。

“這是……”

“沒甚麼，只是一些我兒子的舊玩具而已！”

天啊！他分明殺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子，現在正在搬屍呀！我怎麼可以和一個殺人者同乘一梯呢？突然，電梯的燈熄了，黑暗中只聽見我和殺人者的呼吸聲，沉沉的。

也忘了是怎樣出來的，陽光把我的頭髮曬焦了，於是我的頭髮變得又卷又蓬亂。走在街上，腳步變得笨重，這可能是還未喂自己吃東西的緣故吧。穿著花襯衫和牛仔褲的我變得飄逸，最後我掏出了大前門，胡亂地抽了起來。

忽然，一輛輪椅從山坡上衝了下來，不，這不是全部。我所看見的不只這樣，我見到一個兒子推著年邁的老母親上茶樓喫茶，當從茶樓出來後，兒子蹲了下來，向老母親發瘋地罵著：

“你知道嗎？你很難服侍呀！你連茶杯也握不緊，還把茶潑了我一身，你很煩呀……”

跟著就抬起腳往前一踢！一切都靜了下來，但很快又被那閃爍的警車燈號和警號擾亂了。

兒子安詳地睡在老母親的身旁，乖乖的。

嘴唇被艷陽曬裂了，摸了摸腰間，我的那把

刀子不見了，啊！可能還在那兒子的身上。大前門香煙抽光了，於是我踏著輕快的腳步向店鋪走去，太陽把我的影子和那依稀的紅色腳印留在了後面。

古老的店鋪裡，黑白電視機正在播放我喜歡的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，燻黑了的吊扇緩緩地轉著，老板正打著肚皮在看報紙。我把我所有的零錢，也就是我所有的錢放在那撥號式的黑色電話旁，從玻璃櫃裡拿了一包大前門和一個避孕套，咦！我拿這幹麼？

幾個中學生來到店鋪前，他們要了包比大前門貴幾倍的維珍尼亞和幾瓶可樂。

"聽說今天早上下村那邊有人在電梯裡被人割脖子了！"

這個話題猛地將其餘幾個人的注意力吸引了過來，有人遞上香煙追問：

"這事是怎樣的？快說來聽聽！"

那小子吸了濃濃的一口薄荷煙，煞有其事地說：

"這事幹得可真漂亮！聽我舅舅說那被割的姓梁，今日一早拖了一袋垃圾往垃圾站走。突然兇手出現，他匆忙地藏起了一樣東西……"

"是啥？"

"不就是陪伴了這姓梁的二十多年的吹氣公仔，因為害羞，就藏了起來。兇手開始變得怪怪的，進了電梯後，不久電梯的燈突然熄了，這姓梁的剛要喊救命，兇手就亮了傢伙，後來怎樣也不用多說了。"

我望著這群很不順眼的孩子們，一面聽著他們講故事，一面喝著冰涼的青島啤酒。

"為甚麼？為甚麼孩子們不是天真無邪的，而是像他們那樣叛逆？"

"為甚麼？為甚麼學生不是穿著整齊的校

服，梳著整齊的髮式，而是像他們那樣把頭髮染紅了？"

"為甚麼……？"

不知道是誰，因為不喜歡這群孩子，於是撿起了放在附近的磚頭向這些小頭顱拍去。我的手在淌血，可能是那群小哥兒們不小心用刀子劃傷了我，我不怪他們，他們還小，他們應該得到新生。

天空變得黑沉沉的，像快要下雨了，我得趕緊走了。老板好像有話想跟我說，但卻只是張著口躲在那舊單門冰箱的後面。我笑了笑，從其中一個睡著了的孩子身上拿了一條手帕，綁緊了傷口，向前走去。

走上天橋，不，應該是跳上了行人天橋。橋下的人像螞蟻般的向幾個方向走著，每個人的臉都是灰色的，沒有表情，只是向前走，唯一的動作是看手錶和聽電話。車輛排出的廢氣已和天空的烏雲連成一氣，把世界完全籠罩在黑暗之中。上班的時間總是一片人海，車海，我忘情地把手上的玻璃瓶扔向這片海的盡頭。開封一包新的香煙就像和未成年的少女幹那回事一樣令人興奮，特別是那股新鮮的煙草味道。

天橋上的行人越來越多，密密麻麻的。我帶上了耳機，開動電源，讓那無情的低音吉他瘋狂地攻擊我的大腦。白色的手帕已滲滿了血，於是我決定放棄這叛變的顏色，隨便拿了條破布綁緊傷口，然後爬上天橋的頂部。這才是我的私人通道，開闊而無遮掩。

扭大了音量，音樂搖滾了我的靈魂，我把抽了一半的香煙扔掉，捲起褲腳，睜大眼睛，用勁地向前一直奔去。依稀聽見有人在後面叫我，但我並不理會，只是一股勁地向前衝。音樂變得嘈雜而不安，我失去了我的靈魂，於是閉上了雙

眼，繼續向前狂奔。忽然感到腳下焦物，我變成一個跳水高手，深深地吸了口氣，向游泳池的中心，那碧藍的水平面直插下去，準備進入那寂靜，無奈的水世界。

擦乾了鼻血，從綠油油的草地上爬起來。世界還是一樣的陌生，人們還是一樣的可怕，無數的鬼魅圍繞著我，正在向我張牙舞爪。喘了口氣，用那染紅了的破布擦去了我滿頭的汗珠，摸了摸後袋，還好，大前門在跳水的時候沒被壓壞。

其實沒甚麼，世界就是如此，混亂而不安，只有香煙的味道最可靠。

我的腿開始不聽使喚，原來連自己的身體也會背叛自己，為甚麼？我燃了根大前門，那安撫人心的白煙向著我的呼吸系統和大腦湧去。

拖著雙背叛的腿，我使勁地往前走。樹下有兩老頭在下棋，無數的老頭在觀棋，這是個被遺棄的世界，是個失落的世界。我那烏黑的頭顱穿過了無數個銀白色或沒頭髮的頭顱，來到棋盤前。樹上吊了兩只鳥籠，鳥叫得實在令人心煩。天氣悶熱得使人窒息，每個老頭都是汗流浹背。棋局越來越緊張，只差一兩步便能分出勝負之勢。

我爬到樹上，看著這群咬緊牙關的老頭們，一腳踢下了一只鳥籠，鳥籠打在棋盤上，棋局壞了，於是大家便爭論著誰勝誰負。跟著我拿下了另一只鳥籠，向遠處的那個老頭擲去，登時把他打得鼻青臉腫。這老頭也不由分說，抓住旁邊的那個老頭便是一拳。結果這老頭打那老頭；那些老頭打這些老頭；

終歸是老頭打老頭！雖然熱鬧，但他們卻不知道為甚麼，不，我知道，這正因為他們有被遺棄和失落的感覺。

路旁飲水器的水龍頭被弄壞了，水像噴泉般向外湧，我喫了幾口，水把香煙的味道沖淡了。一雙雙失落的眼神正在尋找正確的焦點，他們匆匆從我的身旁經過。我彷彿看見他們失去了一半的靈魂，於是我坐著笑了起來。最後忍不住撿起了石頭向他們擲去。他們沒有反應，因為他們只懂得吃飯，工作，做愛和犯罪！

一腳踢開那寫著“不可踐踏花草”的告示牌，我邁開大步走在那乾爽的草地上，仰著頭，跟著節奏踏步。上了小巴，滿目皆是情侶和家庭。車上的冷氣使我感到混身不對勁，我推開了車窗，也忘了司機向我嚷些甚麼。風聲呼呼，好不容易才燃了根煙。情侶們正在親暱，一家人正在談心。可恨的假惺惺，全都是騙子。一群出賣靈魂的傢伙。

親情和愛情是最不可靠的東西，戀愛的失敗就是互相仇視，甚至互相傷害！親情的背後，不就是兒女的離棄，夫妻的離異嗎？我要向風宣戰，於是把頭伸出了窗外，大聲嚷著，叫著，最後在第二個路口，我從窗口跳了下車。

來到“他”的墳前，趕走了那只討厭的烏鴉。大虎和小貓一早就來了，他們躺墳墓上，遞了支上了傢伙的針筒給我，笑著說：

“這世界是假的，只有這東西才是真的，來吧！”

小貓見我猶豫不決，就搶了過去，猛向自己的手臂刺去。

望著“他”，“他”得到了真世界，“他”擁有了真靈魂。

“你走了，你現在一定是在笑這個亂透了的世界，要這個嗎？這可是你以前最喜歡的。”

我燃了根大前門放在“他”的前面。天邊出現了一道蛋黃色的光柱。現在該是擠擁得很的下

班時間了，但這裡依然平靜可愛。突然，身旁的大虎吼叫起來，我忙看看躺著的小貓，紅紅的，濃濃的鮮血正從他的大動脈湧出來，他的臉色像白紙般。

"他斷氣了！他死了！告訴我！他去哪了！"大虎吼叫著，拼命地嚷著，在地上打滾，把頭叩出血來，鼻子和嘴角也冒血了，臉也被劃破了。

我拿起身旁的啤酒瓶向他扔去，終於一切都靜了下來，遠處的天邊冒出了月亮的輪廓。大虎抽泣著，我亮著打火機，跟他說：

"小貓比咱們幸運，他跟"他"走了，這世界不適合他，知道嗎？過去休息一下吧！"

大虎爬了過去，拿起地上的針筒，用皮帶索緊了手臂，再拍打手臂，使血管更加明顯，然後是注射，最後沉沉地昏睡過去。

我一直沒有沾這東西，我只是呆望著剛走的小貓，沉睡的大虎和獲得新生的"他"。把音量扭至最大，音樂充斥了我的思維和血管，我的耳朵開始有點兒不舒服，但我並不打算調整音量。

今晚的月色真漂亮，我瘋狂地抽煙和聽音樂，身上的傷已經結了焦。然後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奇怪的是每次睡著都做同一個夢。直到天邊泛起魚肚白，我再次醒來，於是我決定去找我的夢。

我爬到山的最高點，這裡是個懸崖，下面是茫茫大海，跟我的夢一樣。風吹動我的頭髮和我的心，乾燥的雙眼第一次被淚水滋潤著。海浪拍打著崖壁，浪聲比那搖滾樂更勝百倍，我脫掉了身上的花襯衫，迎著風；脫下戴了多年的眼鏡，再次用真正的雙眼去觀望這個世界。

我燃了最後一根大前門，微笑著問他：

"我適合這個世界嗎？"

濃烈的香煙味道再次佔據了我的軀體，甚至

我的靈魂，最後我實現了我的夢：我往後退了幾步，然後向著前面一直跑，向那充滿喜悅和興奮的大海奔去，當我踏出懸崖，我的背上長出了一雙翅膀，我飛了起來，我喜歡一個人飛，那種不著邊際的感覺。當然最後我還是淹沒在喜悅和興奮的大海中！

我喜歡一個人飛 ----  
那種不著邊際的感覺  
我淹沒在 ----  
喜悅和興奮的大海中

志湧 99 秋

